

愤怒的葡萄

The Grapes of Wrath

[美] 斯坦贝克 著

[下]

中国致公出版社

愤怒的葡萄

The Grapes of Wrath

[美] 斯坦贝克 著

[下]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愤怒的葡萄/(美)斯坦贝克(Steinbeck,J.)著;
章玉东译.—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5.9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第2辑)

ISBN 7-80179-460-5

I. 愤... II. ①斯... ②章... III. 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8790 号

愤怒的葡萄

译 者:章玉东

责任编辑:子 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文昌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90

字 数:7275 千字

版 次: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ISBN 7-80179-460-5

定价:1080.00 元(全四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十九章

加利福尼亚从前是墨西哥的领土，土地属于墨西哥人；不知何时有一大群褴褛的、疯狂的美国人蜂拥而来。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欲望是那样强烈，他们强占了这一带地方——霸占了索特的土地，奎瑞罗的土地，把他们的领地强占了，分割成许多块，大家吵吵闹闹，打打杀杀，争抢了一番，这些疯狂的、饿狼似的人呀；他们用枪守住了他们所抢来的地方。他们在上面盖起了住宅和谷仓，犁开土地，种上了庄稼。这些东西都是财产，而财产就是主权所有的东西。

当时墨西哥人都很软弱，而且都填饱了肚子。他们没有抵抗，因为他们无论对于什么东西，都不像那些美国人攫取土地那样，有一股惊人的狂热。

时间长了，霸占者就不再是霸占者，都变成了主人了；他们的儿女长大成人了，又在这块土地上生儿育女。于是原来他们那种追求耕地、追求水土、追求天空、追求茂盛的青草、追求肥大的薯类的欲望消退了，他们再也没有那种凶猛的、难熬的、急切的渴望了。他们已经完全拥有了这些东西，因此他们再也不知道这些事情的来历了。他们再也没有那种揪心的欲望，再也不贪图一英亩肥沃的土地和犁田的犁头，再也不贪图种子和在空中转来转去的风车了。他们再也不起早贪黑地在田地里劳作了，不再在天还不亮时就惊醒过来，倾听困倦的鸟儿首先发出的吱吱喳喳的叫声和房屋四周清晨的风声了。这些情况已经改变了，收成以金元计算，地价是本钱加上利息，庄稼还没有种下，就已经有买卖预先成交了。于是歉收和水灾旱灾都不再是死一些人的问题，而只是金钱损失的多少了。对钱的欲望越大，他们对土地的热情就越淡薄，他们当初追求土地的那股凶劲也由于追求利息的心切而减退了，于是他们终于根本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庄稼人，而只是买卖农产品的小老板了，他们成了一些小生产者，要想进行生产，必须预计自己的产品才行。这样一来，那些不善于做买卖的庄稼人就糊里糊涂地把他们的土地输给那些精明的老板了。无论你多么聪明，无论你多么爱你的土地和庄稼，如果你不善于做买卖，那就不能幸存。时间长了，商人就成了土地的主人，农场的规模越来越大，数目却越来越少了。

于是农业变成了工业，土地的业主们采用了罗马的办法，虽然他们并不清楚那是怎么回事。他们从国外运来了奴隶，虽然他们并不把他们叫做奴隶；有中国人、日本人、墨西哥人、菲律宾人。商人们说，那

些人吃大米和豆子，他们要求不高。如果他们拿到太多的工资，他们也会不知如何处置。嗨，你看他们怎么过日子吧。看他们吃什么东西吧。他们如果不老实，那就把他们驱逐出境好了。

农场总是随着时间越来越大，土地的业主们却是越来越少。守在农村种植庄稼的农户简直少得可怜。从国外运来的农奴挨打挨饿，受着恐吓，有些人终于回老家去了，有的变得很凶，被人打死，或是被驱逐出境了。农场还是越来越大，土地的业主们却越来越少。

农作物的种类也起了变化。原来种粮食的地方已经改种了果树，低地上种了蔬菜，运到世界各地：有莴苣、有卷心菜、有菊芋、有马铃薯——这些都是需要弯着腰种植的作物。农民使用镰刀、犁和草耙的时候，都能够站着干活；但在成行的莴苣之间他却只能像甲壳虫似的爬行，在成行的棉花之间只能弓着腰，拖着那长口袋走，在卷心菜地上只能像一个苦行者似的跪着走。

土地的业主们后来再也不在农场上工作了。他们习惯于在纸上经营农场：他们忘记了土地，忘记了它的气味和感觉，只记得自己是土地的业主，只记得他们的盈亏。有些农场大得惊人，谁也无法想像它们的大小，需要一组一组的簿记员才能计算出利息和盈亏；需要许多化验员化验土壤成分，增添肥料；需要一些工头监视那些弓着腰干活的人是否卖力，在那些农作物的行列中拼命地迅速走动。于是实际上那种农场主就成了一个做买卖的老板，开着一家店铺。他付给干活的人工工资，卖给他们食物，又把钱再收回来。这些时候，他们干脆也不付工资，连账也不用记了。这些农场用赊账的办法供给食物。工人可以靠干活吃饭，可是等他把活干完了之后，也许他会发觉他反而欠了公司一大笔债。业主们不但不在农场上工作，他们中还有许多人根本就没有看见过自己拥有的农场。

于是从堪萨斯、俄克拉荷马、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内华达、阿肯色来的失去土地的农民都被吸引到西部来了，这许多人家和一伙一伙的人都是被风沙和拖拉机赶出来的。一车一车的人，一个一个的车队，大家都是饿着肚子，无家可归。两万人，五万人，十万人，二十万人。他们饿着肚子，焦虑不安，川流不息地越过高山——他们像蚂蚁似的东奔西窜，急于找到工作——无论是扛、是推、是拉、是摘还是割——什么都干，无论多重的东西都背，只是为了混口饭吃。孩子们饿着肚子。我们无处可住。像蚂蚁似的到处乱窜，找工作，混顿饭吃，最要紧的是找耕种的土地。

我们都不是外国人。祖先已经有七代是美国人了，在那以前是爱尔兰人、苏格兰人、英国人、德国人。我们家里有人参加了独立战争，还有许多参加过南北战争——南北两方都有。都是美国人。

他们是饥肠辘辘的，他们是凶暴的。原来他们梦想找到一个安居乐业之地，结果迎接他们的只有仇恨。俄克佬——业主们恨他们，因为业主们知道自己是软弱的，而俄克佬却很刚强，他们自己已经吃饱了，而俄克佬却仍饿着肚子；也许业主们听他们的祖先说过，只要你是凶暴、饥饿而又有了武装，就很容易夺过一个软弱的人手里的土地。总之，业主们是恨他们的。在城市里，店主们也恨他们，因为他们没有钱。最容易遭到店主轻视的莫过于这种人，他们是最难得到店主的好感的。城市里的小银行家也恨俄克佬，从这些人身上他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们一无所有。劳动人民也恨俄克佬，因为饥饿的人必须找工作，既然他必须找工作，非工作不可，老板自然就会把他的工资压得很低，结果就使别人也无法多得工资了。

被剥夺了土地的流民都朝加利福尼亚蜂拥而来，二十五万人，三十万人。他们后面又有新的拖拉机不断开到耕地上去，把佃农们撵走。于是又掀起一股一股新的浪潮，被剥夺了土地的、无家可归的人迁移的浪潮，那都是些由于遭受了苦难而变得坚定的、专心致志的、危险的人。

加利福尼亚人需要发家致富，需要扬名于世，需要娱乐和奢侈，还需要一种奇怪的银行保障；他们需要那么多东西，而这些新来的野人却只需要土地和食物；对他们说来，这两种需要其实只是一种。一方面，加利福尼亚人的需要是不具体不清晰的；而另一方面，俄克佬的需要却是摆在路旁具体可感，能勾起他们的欲望的；那就是绿油油的肥沃的田地，地下有水可以挖得出来，松软的土壤，拿到手里一捏就能捏碎，还有青草发出清香的气息，把燕麦秆放到嘴里一嚼，嗓子里就感到一种强烈的清甜味道。要是谁看看一片休耕的田地，就会知道他那弓着的背和使劲的胳膊可以在上面种出卷心菜，还可以种粮食、大头菜和胡萝卜。

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开着车饥肠辘辘地在路上走着，旁边坐着他的妻子，后面座位上有瘦小的孩子们；他看到那些休耕地，就会觉得它可以出产粮食，根本不会想到它能产生盈利，这个人就会知道休荒一片土地而不顾那些瘦小的孩子们的死活，真是一种罪过，荒废耕地更是罪大恶极。这样的人在路上开着车走着，就会受到每一块土地的强烈的诱惑，不由得心里产生一种欲望，想把这些地据为己有，使它们长出东西来，给他的孩子们长点气力，使他的妻子获得一点享受。这种诱惑经常展现在他眼前。那些田地强烈地刺激着他，公司的沟渠里有很好的水畅流着，那对他也是一种刺激。

到了南方，他又看见小小的金黄色橙子在那深绿色的树上垂着；背着鸟枪的看守在界线上来回巡逻，禁止任何人摘一只橙子给他那瘦

小的孩子吃，而这些橙子如果卖不上大价钱，是要大批被扔掉的。

他开着他那辆破汽车到市镇上。他东奔西窜到各处农场去寻找工作。我们到哪儿去过夜呢？

噢，河边上有个胡佛村，那里有一大批俄克老乡呢。

于是他把那辆破汽车开到胡佛村。以后他就用不着再询问了，因为每个市镇附近都有一个胡佛村。

那破破烂烂的村镇紧靠着水边；大家住的是帐篷，或是草盖的棚子，纸壳做的房子，乱七八糟的一大堆。那个人把他的一家人带到这个村子里，成为胡佛村的居民——这种村子一律都叫做胡佛村。新来的人尽量在离水近的地方支起帐篷；如果没有帐篷，他可以到市镇上的垃圾堆里，找一些旧纸板来，盖一所硬纸壳的房子。一下雨，这种房子就会被泡得稀烂，被雨水冲走。他在胡佛村住下来，再到乡下去东奔西跑地找工作，他手头仅有的那一点钱就在找工作的时候买汽油花掉了。到了晚上，男人们都聚在一起谈天。他们蹲在地下，谈论着他们见到的土地。

这地方的西边足有三万英亩呢，都是空闲着的。哎呀，那些地我只要有五英亩，就有办法了！他妈的，那我就吃什么有什么了。

有件事情你注意到了吗？农场上没有种菜，没有养鸭，也没有喂猪。他们只种一样东西——比如说，棉花，或是桃子，或是莴苣，另外一个地方就只养鸡。他们本来可以在门口种的东西，却偏要花钱去买。

哎，要是我有两头猪，那可就有办法了！

嘻，那不是你的，反正你弄不到手。

我们该怎么办？像这样下去，孩子们是长不大的。

在停宿的地方，有人低声地议论，夏夫特那里有工作。这消息传了开去，于是大家都在夜里把卡车装载起来，公路上拥挤不堪——大家像抢着去淘金似地跑去找工作。夏夫特人满为患，找工作的人比实际需要的人多了五倍。为了找工作，他们急得发疯，于是都在夜里偷偷地跑开了。沿途到处都是诱惑。到处都有可以出产食物的空闲的田地。

那都已经有了主了。那不是我们的。

噢，也许我们可以弄一小块来种吧。也许可以弄到一小块。那边不远就有一块地，现在长满了曼陀罗。哎呀，只要我在那一小块地上种上土豆，我全家就不愁填不饱肚子了！

那也不是我们的土地，只好让它去长曼陀罗。

有人偶尔去试一试，跑到那块地上去，拔掉一片曼陀罗，像个小偷似的，企图从那块土地上偷到一点财富。于是曼陀罗丛中隐藏着一个

秘密的菜园。一包胡萝卜籽和几只大头菜种。再种上土豆，夜里偷偷地溜进去，锄一锄那块偷来的地。

让周围的曼陀罗好好长着吧——那就没人看得见我们在干什么了。中间也要留一些曼陀罗，而且要留又大又高的。

夜里秘密地种菜，用一只锈了的洋铁桶提水去浇地。

后来有一天来了一个警官：喂，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并没干什么坏事呀。

我早就盯着你了。这不是你的地。你侵占了别人的地呀。

这块地根本没有犁过，我并没把它弄坏。

你们这些擅自占地的家伙真是可恶。再过一段时间，你就会把这当成你自己的土地了。你会凶得要命，认为这是你的地。快滚蛋吧。

于是那些刚出土的又嫩又绿的胡萝卜苗被他一脚踢掉了，那些大头菜叶子被他踩烂了。随后曼陀罗又覆盖了原来那块地方。但那位警官倒是说得也不错。只要种上庄稼——噢，那就产生权利了。锄开了地，种出胡萝卜来吃了——那么这个种地的人就可能会为这块供给了食物的土地而斗争起来。快赶走他吧！他会以为这是他的地。甚至他还可能为了保住这块曼陀罗当中的菜园，不惜牺牲性命地斗争呢。

我们踢掉那些大头菜的时候，你看见他的面孔了吗？嘻，他只要看一看我们，就会要杀人。我们非镇压这些人不可，否则他们就会把这带地方全部霸占了。他们真的会把这带地方全部强占呀。

他们都是些外地人，都是些异乡人。

当然，他们和我们说的是一样的话，但他们毕竟不一样。看看他们怎么过日子吧。你想我们当中谁会像那样过日子吗？真见鬼，一个也不会有！

夜里大家又蹲下来聊天。一个人激动地说：我们二十个人为什么不占一块土地？我们有枪呀。我们把它占下来，对他们说：“有本事就把我们赶走吧。”我们为什么不敢这么干？

他们会像打老鼠似地开枪打死我们的。

喂，你想怎么样，是想死还是想活着？愿意被埋在地下，还是想住在麻布袋做成的屋子里？你的孩子们也有两条路，你是愿意让他们现在就死，还是再活两年，害得他们因为所谓营养不良而死去呢？你知道我们这个星期吃的是什么？整整七天吃的是什么？煮荨麻叶和煎面团！你知道我们做面团的面粉是从哪儿弄的吗？是打扫货车扫来的。

他们在停宿地谈着话，那些肥屁股的警官腰上挂着枪，从他们的帐篷当中大摇大摆地走过；不能让他们胡思乱想；必须让他们规矩点

儿才行，否则天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来！哎，天哪，他们就像南部的黑鬼一样可怕！只要他们凑到一起，那就没办法制服他们了。

有这么一个例子：劳伦斯维尔有一个警官驱逐了一个擅自占地的家伙，那家伙拼命抵抗起来，逼得警官不得不用武力。那个擅自占地的家伙有一个十一岁的儿子，他竟然用一支零点二二口径的步枪把警官打死了。

真是些毒蛇！对他们可千万不能麻痹大意，要是他们不服气，你就先开枪。连孩子都能把警官打死，大人还得了？只有比他们更凶狠一点才行。恶狠狠地对待他们，使劲吓唬他们。

要是他们不害怕又该怎么办？要是他们抵抗起来，开枪对打呢？这些人从小就使惯武器了。有了枪，他们的胆子就大了。他们不怕怎么办？假如有一天，他们像伦巴底人侵略意大利、日耳曼人侵略高卢、土耳其人进攻东罗马帝国那样，一大队人马跑到我们这里来，那该怎么办？他们可是一群急于要得到土地的亡命之徒，都带着旧式武器，有多少人也挡不住的。屠杀和恐怖都没有挡住他们。一个人不但是自己饿极了，他那些倒霉的孩子们也饿得要命，那你能怎么把他吓唬住？你吓唬不住他的——他明白有一种恐惧比什么都更可怕呢。

胡佛村的人们都在谈论着：爷爷就是从印第安人手里夺来了土地。

噢，这可不对。现在我们是在这里聊天呀。你谈的是偷的问题。我可不是小偷。

真的吗？你前天晚上还从人家门道里偷过一瓶牛奶。你还曾经偷过一些铜丝，卖掉了买肉吃呢。

不错，可是孩子们饿得受不了呀。

不管怎样，反正都是偷吧。

你知道费尔斐尔大农场是怎么弄到手的吗？告诉你吧，那都是有土地，可以占来用的。老费尔斐尔跑到旧金山的一个酒店里，找了三百个酒鬼。这些酒鬼把那块土地占住了。费尔斐尔给他们东西吃，给他们酒喝，等他们把那块地占定了，确定了主权，老费尔斐尔就把他们都撵走了。他常说他那块地每英亩花了他一品脱劣酒的代价。你说那能不算是偷吗？

噢，那倒是，可是他并没有因这件事情坐牢呀。

没有，他没有为这件事情坐牢。有人把一只船放在大车上，胡说他坐的是船，仿佛那船是放在水里似的——他也没坐牢呀。还有那些贿赂国会议员和州议会的人也没有被关进监狱。

全州各地的胡佛村里，人们都在吱吱喳喳地闲聊着。

然后就有警察来驱逐他们——全副武装的警官们突然袭击了这

些难民的居留地。快滚开吧。这是卫生部的命令。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有碍卫生。

我们上什么地方去呢？

那我们管不着。我们只是奉命来把你们从这里赶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就要放火烧掉这些棚子了。

这一带有斑疹伤寒在流行。难道你们想让它到处传染吗？

我们只是奉命来赶你们走。喂，快滚吧！再过半个小时，我们就要烧掉这个地方了。

过了半个小时，股股浓烟从那些纸壳房子和茅草棚里冒起，冲向天空，人们心怀悲愤地坐上了汽车在公路上奔驰，要寻找另一个胡佛村。

同时在堪萨斯和阿肯色、在俄克拉荷马和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等各地，拖拉机仍然不断开到农场上，把佃户们赶走。

加利福尼亚已经来了三十万人，而且还有更多的人要来。加利福尼亚的路上塞满了这些急得发疯的人，他们都像蚂蚁似的四处乱跑，要找活干，无论是拉、是推、是扛，只要能挣口饭吃就行。一个人扛的东西，有五双胳膊伸出来接；一个人吃的东西，有五口人张开嘴来要吃。

在骚乱中那些大业主难免会失去他们的土地，他们懂得历史，有历史的眼光，明白这么一个大道理：财产集中在太少的人手中时，就会被人夺去。还有一个附带的事实：大多数人到了饥寒交迫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们就会用武力夺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自古以来的历史也早已证明了这样一个小小的事实：镇压是徒劳的，其结果只会加强被镇压者的力量，使他们更加团结起来。大业主们忘记了历史上的这三种呼声。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被剥夺土地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大业主们竭尽全力，进行镇压。他们花费了巨资买军火和毒气来保护他们的巨大财产，还派出很多暗探到处去侦察叛乱的阴谋，试图把它尽早扑灭。经济的变化没人理会，变化的计划没人理睬；他们所考虑的只是摧毁叛乱的方法，而叛乱的原因却仍在积聚滋长。

使人失业的拖拉机、代替人力运输的输送带、生产的机器，全都增加了；越来越多的人家在公路上颠簸流亡，他们都要从那些大片的地产上寻找面包屑，眼巴巴地盯着路旁的土地，心里涌动着欲望。大业主们组织了联合会来保护他们的产业，他们开会讨论办法，要采用恐吓、屠杀和施放毒气等各种手段。同时他们经常都担心一个首领——三十万人如果在一个领袖的带领下行动起来，那一切都完蛋了。三十万人饿着肚子，穷得要命；他们如果觉悟起来，这些土地就肯定会变成他们的了，全世界的一切毒气和枪械都可能挡不住他们了。大业主们

因为有了那些产业，便丧失了人的理智，一方面胆大包天，一方面又胆小如鼠，于是他们就惊慌失措地奔向毁灭的路，用尽一切镇压的手段，最后无非使他们自己归于毁灭。他们采用暴力，袭击胡佛村，派警官到那破烂的居留地去大摇大摆地巡逻，他们用尽一切手段折磨那些难民，结果每一行动都只不过使他们自己毁灭的日子推迟一点，而同时却使那无可逃避的下场更加肯定了。

男人们蹲在地下，他们都是些神色坚定的人，个个都饿瘦了，却又由于拼命在饥饿中挣扎而变得很强硬，眼睛里满含愤怒，一副咬牙切齿的神气。而那一大片肥沃的土地静静地躺在他们身边。

你听说下面第四个帐篷里那个孩子的事了吗？

我没听说，我刚到这儿。

嘻，那孩子睡着老在哭，老在打滚。家里的人以为他肚子里有虫。所以他们就给他吃了泻虫的药，不久他就死了。这孩子害的病，人家管它叫“黑舌头”。那是因为没有吃好东西才害的。

可怜的小家伙呀。

哎，他家里的人连埋他的钱也没有呢，只好埋到贫民公墓里去。

噢，真他妈见鬼。

于是大家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些小银币来。那座帐篷前面便堆起了一些银币，越堆越高。那家人也发现这堆钱了。

我们的人民都是善良的。我们的人民都是仁慈的。愿上帝保佑，将来总有一天，好心肠的人都能过上富裕的日子。愿上帝保佑，总有一天，孩子们都能吃上好东西。

业主们的联合会明白将来总有一天，祈祷终于会停止的。

到那时那就一切都完蛋了。

第二十章

一家人默默地坐在行李堆上，两个孩子、康尼、罗撒香和牧师都已经浑身发僵了，挤得很难受。爸、妈和约翰伯伯到屋里去了，他们就坐在培克斯菲尔德验尸所前面热辣辣的太阳里。随后有人搬出一只篮子，包那具尸体的长长的包裹从卡车上被抬了下来。验尸的时候，他们坐在太阳里，等着验尸官验明死因，签发证明书。

奥尔和汤姆在街上毫无目的地蹒跚着，他们看看店铺的橱窗，瞧瞧路边陌生的行人。

后来爸妈和约翰伯伯终于出来了，他们神情沮丧，一言不发。约翰伯伯吃力地爬到行李上面。爸和妈坐上了车上的座位。汤姆和奥

尔蹒跚回来了。汤姆静静地坐在方向盘后面，等候着指示。爸直愣愣地望着前面，黑帽子拉得低低的。妈用手指擦了擦嘴角，两眼没精打采地望着远处，疲倦得发呆了。

爸深深地叹了口气。“只好这样了。”他说。

“我明白，”妈说，“不过她是希望能被体面一点儿安葬的。她一向这样指望着。”

汤姆斜瞟了他们一眼。“是到贫民公墓去吧？”他问道。

“是的，”爸又赶忙摇摇头，仿佛忽然体会到了实际困难似的。“我们的钱不够，讲究不起。”他转过脸去对着妈，“你不要难过了。我们已经想尽了办法，反正做不到。涂香油、买棺材、请牧师，还要在坟场上买一块地，这些事我们都不可能办到。我们身边这点钱，要再加十倍才够用。我们总算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我知道，”妈说，“我脑子里老想着她多么讲究安葬的排场，现在也只好忘掉这些了。”她深深地叹了口气，又擦了擦嘴角。“里面那个人倒是不错。他虽然派头很大，心眼儿倒挺好。”

“是呀，”爸说，“他对我们说话很直爽。”

妈用手把头发往后一撩，咬了咬牙。“我们走吧，”她说，“我们要找个安身的地方。我们还要找工作，在这儿安定下来。眼看着小东西挨饿可不行。奶奶从来不允许这样。每当给人送殡的时候，她总要好好好地吃一顿。”

“我们到哪儿去呢？”汤姆问道。

爸往上一推帽子，搔一搔头发。“找个地方搭帐篷住下来吧。”他说，“我们没有找到工作，千万不能把我们剩下的一点钱花光。就把车开到乡下去吧。”

汤姆开动汽车，穿过几条街道，向乡下驶去。在一座桥边，他们看见了一簇帐篷和棚舍。汤姆说：“停在这地方倒不错。我们停下来，去看看他们是干什么的，问问到哪儿可以找到工作。”他把车子慢慢地开下一个险峭的土坡，停在一片临时居留地的边上。

那地方乱糟糟的，横七竖八地散搭着一些灰色的小帐篷和棚舍，还有一些破汽车。第一家就怪模怪样的。南墙是用三张生锈的波状铁皮钉成的，东墙是把一块破毛毯夹在两块木板中间将就的，北墙是一张盖屋顶的硬纸板和一条破帆布对付的，西墙则是六只麻布袋缀成的。所谓的屋顶就是在方形屋架上搭一些没修剪的柳枝再在上面堆厚厚的茅草罢了。麻布袋那边的进口处堆着一些生活用具。一只五加仑装的煤油箱充当火炉使用。油箱是横放着的，有一头装着一节生锈的烟筒。一只锅子靠墙放在火炉旁边。地下摆着许多木箱，有的可以当作椅子坐，有的就是当作吃饭的桌子用的。一辆 T 型的福特轿车

和一辆双轮的拖车停在棚舍旁边。这个临时住所令人看了感到邋遢不堪，凄凉悲惨。

棚舍隔壁是一个小帐篷，经过长年的风吹雨打已经变得灰沉沉了，但还搭得整齐得法，前面有几只木箱靠着帐篷堆放着。一个火炉烟筒耸在门帷外边，帐篷前面的土地已经被打扫干净，而且还泼过了水。一桶泡湿的衣服搁在一只木箱上。帐篷里收拾得很是清洁整齐。帐篷旁边停着一辆 A 型跑车和一辆小小的自制拖车。

再过去就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大帐篷了，破洞都用铁丝修补过。门帷是卷起来的，帐篷里铺了四张宽大的床垫。靠边拉了一条晾衣服的绳子，上面搭着几件粉红色的布衣服，还有几条工装裤。这儿总共有四十个帐篷和棚舍，每家旁边都停着某一种汽车。几个孩子站在那排帐篷的尽头，眼瞪瞪地看着新到的卡车，慢慢地向车子走过来，这些小男孩都穿着工装裤，赤着脚，头发因沾满了灰尘，变成了灰白色。

汤姆停住卡车，看看爸。“这地方有些太乱了，”他说，“再另外找个地方去吧？”

“不先打听明白这是什么地方，我们不能上别处去。”爸说，“我们必须打听一下找工作的路子。”

汤姆打开车门，下了车。一家人也从行李上爬下来，好奇地看着这片停宿的地方。露西和温菲尔德按照一路上的习惯，取下了水桶，向有水的柳树丛走去；那群站成一排的孩子给他们两人让开路，又凑拢过来跟着他们。

头一座棚舍的门帷掀开了，一个女人探出头来。她的灰白头发梳着髻，一件肮脏的印花布罩衫裹在身上。她的脸憔悴而阴沉，两个深灰色的垂囊凸显在一双茫然的眼睛底下，嘴巴是瘪着的。

爸说：“我们能不能在这儿找个地方停下来搭帐篷？”

那个头马上又缩回了棚舍。过了一会儿，门帷又掀开了，走出一个穿背心的蓄着胡子的男人。那个女人在他后面向外张望，但没有到外面露天的地方来。

蓄着胡子的男人说：“你们好呀，老乡。”他那双忐忑不安的黑眼睛先瞟了瞟约德家的每个人，又瞅瞅卡车，看了看行李。

爸说：“刚才我问过你太太，能不能让我们在这儿找个地方，把东西搬下来。”

蓄胡子的人定睛看看爸，仿佛他说了一句非常难懂的话，需要深思一番似的。“你们想在这地方随便安顿下来吗？”他问道。

“是呀。不过我们得先打听一下这地方是谁的，才知道能不能搭帐篷。”

蓄胡子的人差不多闭起了一只眼睛，斜着眼，把爸仔细打量一番。

“你们想在这儿搭帐篷？”

爸有些烦躁起来了。那个头发灰白的女人又把头探出了小棚。
“你以为我说的是什么呢？”爸说。

“噢，你如果要在哪儿搭帐篷，那就请随便吧。我又没有阻拦你。”
汤姆笑了起来。“他明白了。”

爸更生气了。“我只想知道这地方归谁管？在这儿住下来要不要花钱？”

蓄胡子的人探出了下巴。“归谁管？”他反问道。

爸气愤地把头扭转过来。“真是瞎扯。”他说。那个女人的头又缩回棚舍去了。

蓄胡子的人盛气凌人地向前迈了一步。“还有人管这地方吗？”他追问道，“难道有人要把我们赶出这块地方？你倒告诉我吧。”

汤姆走到爸面前。“我看你好像还没有睡醒，还是回去休息吧。”他说。那个蓄胡子的人张开嘴，用一只肮脏的手指按住下面的牙肉。他继续用一副精明能干的眼光，若有所思地看了汤姆一会儿，接着便转回身，跟着那个灰白头发的女人回到棚舍里去了。

汤姆向爸转过脸去，“究竟是怎么回事？”他问道。

爸也迷惘地耸耸肩膀。他向这个停宿场一眼望过去。有一个帐篷前面停着一辆敞开车盖的别克车。一个年轻男人正在那里慢腾腾地磨着活塞；他一面把活塞在工具上扭来扭去，一面抬起头来看一看约德家的卡车。他们看得出他是在那里暗自发笑。蓄胡子的人走进帐篷以后，那个年轻人便放下工作，走了过来。

“你们好？”他说，他那双蓝眼睛里发出愉快的闪光。“刚才我看见你们跟‘镇长’会面了。”

“他跟别人说话怎么是那种神气？”汤姆问道。

那个年轻人咯咯地笑了，“他跟你我一样，急得要发疯了。也许他比我还苦恼呢，那可真说不准。”

爸说：“刚才我问他，我们可不可以在这儿搭帐篷住下。”

那个年轻人在裤子上擦了擦油污的手。“当然可以。为什么不行呢？你们一家人是刚过沙漠吧？”

“不错，”汤姆说，“今天早上才来到这儿的。”

“你们从来没到过胡佛村吗？”

“胡佛村在什么地方？”

“这儿就是。”

“啊！”汤姆说，“我们刚到。”

温菲尔德和露西抬着一桶水回来了。

妈说：“我们先搭起帐篷来吧。我累坏了。我们也许都可以好好

休息一下了。”爸和约翰伯伯爬上卡车，拿下了帆布和床垫被褥。

汤姆不慌不忙地走到那个年轻人跟前，跟他一同回到他刚才修理汽车的地方。磨活塞用的钳子放在敞开的车头上，机油箱顶上放着一只装磨活塞用的油砂的黄色小洋铁盒。汤姆问道：“那个蓄胡子的老头儿怎么了？”

年轻人拿起磨活塞的钳子，继续工作，来回扭动地在活塞座子上磨着活塞。“你说那位‘镇长’吧？天知道。我猜他大概是得了恐警病了。”

“什么叫做‘恐警病’？”

“我想大概是警察把他到处赶，撵得他都晕头转向了。”

汤姆问道：“为什么他们要把这种人到处撵呢？”

年轻人停止了工作，看了一下汤姆的眼睛。“天知道，”他说，“你刚到这儿。你也许会猜得出其中原因。反正是众说纷纭，说什么的都有。可是只要你在一个地方住下来，很快你就会看到警官来把你赶到别的地方去。”他举起一只活塞，把油砂抹在它底下。

“他妈的，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说过我也不清楚。有人说，他们不想让我们投票；叫我们老是流动着，投不成票。有人说，这样我们才会领不到救济金。有人说，要是我们住在一个地方，我们就会组织起来闹事儿。究竟是什么缘故，我也搞不清楚。我只知道我们老是被人撵得东跑西窜。以后你就会明白的。”

“我们又不是叫花子，”汤姆固执地说，“我们是来找工作的。无论什么工作我们都干。”

年轻人正在用钳子夹着活塞栓，他停了一下，诧异地向汤姆看了一眼。“找工作？”他说，“原来你们是来找工作的呀。你认为别人都是找什么的？找金刚钻吗？你认为我开着车到处跑，屁股上都磨出了泡，为的是找什么？”他又把那钳子来回地扭动着。

汤姆又看了看周围那些肮脏的帐篷和乱七八糟的用具，看看那些汽车和摊在太阳地里的床垫，看看人们用来煮过东西的那些熏黑了的土坑上的黑罐子。他低声问道：“难道这儿没有工作吗？”

“我不知道。可能是没有吧。现在这儿不是收获的时候。摘葡萄的时候还早，摘棉花的时候也没到。只等把这些活塞磨好，我和我的老婆孩子就要一块搬走了。听说往北去有工作。我们要赶到北边去，赶到萨里纳斯一带去。”

汤姆看见约翰伯伯和爸和牧师正在把油布绷在帐篷撑杆上，妈跪在帐篷里面，在地下摊开床垫。一群蓬头垢面、赤着脚的孩子，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看着这个新来的人家安顿下来。汤姆说：“我们在老家

的时候，有人来发传单——橙黄色的传单。那上面说他们需要大批人到这儿来干农活。”

那个年轻人笑了起来。“据说我们的老乡有三十万人上这儿来了，我敢打赌他们家家都见过那种传单。”

“是呀，可是他们如果用不着那么多人，又何必自找麻烦，发那些传单呢？”

“你为什么不动动脑筋，好好想想呢？”

“对，可是我想问问你。”

“是这样，”年轻人说，“如果你有活儿要找人干，假如只有一个人要做，那他要多少钱，你就得给他多少。假如有一百个人要干呢，”他放下工具，把两眼一瞪，声音也尖锐起来了，“假如有一百个人要干这活儿，假如这些人又有孩子，而这些孩子又在挨饿，假如一个银角子能买到一盒玉米糊给孩子们吃，假如一个镍币多少可以给孩子们买到一些东西，要干活的又有一百个人，那么你只需要花一个镍币——他们大家就会打得头破血流来抢着挣这个镍币了。你知道我最近干过的一种活，他们给我多少工钱？每小时一毛五，十个小时才挣到一块五，你还不能住在那地方。你得费汽油开车到那儿去。”他气愤得直喘气，两眼闪着仇恨的光。“这就是他们散发传单的缘故。你印一大批传单，到了付农活的工钱的时候，每小时只给一毛五，节省的钱比这笔开支可多多了。”

汤姆说：“这简直就是个臭水坑。”

年轻人粗声大笑。“你在这儿再呆几天吧，如果赶上了好运气，闻到了玫瑰花香，那就让我也来闻闻吧。”

“可工作总还有吧，”汤姆固执地说，“天哪，这儿长着那么多东西：有果树，有葡萄，有蔬菜——我都看见了。那些东西总得需要人去收摘呀。那些东西我全都看见了。”

有个孩子的哭声从车旁的帐篷里传出来。那个年轻人连忙走进帐篷，一会儿就听见帆布帐篷里他哄孩子的轻柔的声音。汤姆顺手拿起钳子，把它夹在活塞栓上，用手来回地磨个不停。孩子的哭声停了。年轻人出来，看着汤姆。“你可以去干那种活，”他说，“很好呀！你应该去干。”

“难道我刚才说的话不对吗？”汤姆继续说，“我看见那些庄稼了。”

年轻人蹲下来。“让我告诉你吧，”他低声说，“我在一个狗日的大桃园里干过活。那儿一年到头只用九个人。”他意味深长地顿了一下。“在桃子成熟的两星期里却要雇用三千人。不雇用这么多人，桃子很快就要烂掉。你猜他们怎么办？他们就到处发传单。他们要雇三千人，却招到了六千。他们招了这许多人，工钱多少就随他们出了。要

是你嫌工钱低，不想干，他妈的，还有一千人等着干那个活呢。无可奈何你只好摘了又摘，一直摘完整个桃园的桃子。这么大的一块地方都种着桃子，全在同一个时间熟了。你把它们摘得一个不剩。这下子什么活也没的干了。到那时，园主们就再也不需要你了。工作已经干完了，你们三千人就各自滚蛋吧。他们还怕你偷东西，怕你喝酒，怕你闹乱子。而且你们住在旧帐篷里，那副穷酸相也太难看；这是个漂亮地方，你们却把它弄得又脏又臭污染环境。他们不允许你们住在这地方。所以他们就赶你们走，让你们到处流浪。就是这么回事。”

汤姆向他家的帐篷望了望，看见他母亲一脸疲惫，动作迟缓，慢腾腾地用树枝树叶生起了一堆小小的火，把锅子放在火上。一群孩子聚过来，他们瞪着睁大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妈的双手每一个动作。一个驼背老头像狗熊似的从帐篷里钻出来，一边走，一边嗅着。他背剪着双手，加入孩子队里看着妈。露西和温菲尔德站在妈的身边，像怀着敌意似地望着那些陌生人。

汤姆愤愤地说：“现在那些桃子就可以摘了，是不是？桃子刚熟就要摘吧？”

“当然喽。”

“那么，假如找工作的人集合起来说：‘让桃子烂掉吧。’那么，工价不久可不就上涨了吗？”

年轻人从活塞上抬起眼睛来，冷笑似地看看汤姆。“噢，你想出办法来了，是不是？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办法吧。”

“我累了，”汤姆说，“开了一整夜的车子。我不想跟你拌嘴，我实在累得没精神跟你争论了。别挖苦我了，我不过是想问问你。”

年轻人咧着嘴笑了。“我不是挖苦你。在你还没来的时候，早就有人想到这个办法了。桃树园的园主们也想到了。你想，大家如果团结起来，一定要有一人带头才行——总得有个人出来说话呀。嘻，这家伙一开口，他们就抓住他，把他关到监狱里。如果又有个首领站出来了，他们当然也把他关到监狱里。”

汤姆说：“噢，关到牢里也有饭吃呀。”

“孩子们可一点吃的也没有啊。你怎么会自己去坐牢，让孩子们活活饿死呢？”

“是呀，”汤姆慢慢地说，“是呀。”

“还有一层。你有没有听说过‘黑名单’？”

“什么叫‘黑名单’？”

“噢，只要你一开口，说要把我们这些人团结起来跟那些家伙们斗争，那么你就会明白了。他们就给你拍张照片，寄到各地。从此你就别想找到工作了。要是你有孩子……”